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白菜与国王 随意选择

O · HENRY

欧·亨利全集

5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欧·亨利全集

59

[美] 欧·亨利 / 著

王春辰

田玉红

张玉柱

谈伟文

姚兴文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五部 白菜与国王	(1)
开场白	(3)
“早晨的狐狸”	(9)
忘忧果和酒瓶	(18)
史密斯	(30)
捕 获	(42)
第二位失恋的流放者	(55)
留声机和把戏	(62)
财 迷	(77)
海军上将	(88)
至高无上的旗帜	(96)
酢浆草和棕榈树	(107)
死要面子	(125)
鞋 子	(136)
船 舶	(147)
艺术大师	(157)

迪 克	(174)
红与黑	(186)
两件旧事	(196)
万花筒	(205)
第六部 随意选择	(209)
“迪克西之玫瑰”	(211)
第三种配料	(226)
在逃的布莱克·比尔	(242)
读 心	(258)
谁是赢家	(272)
供应与需求	(287)
地下宝藏	(301)
致等候者	(314)
兼职招待	(327)
胜利的时刻	(341)
猎头的人	(356)
并非新闻报导	(371)
高级实用主义	(383)
畅销书	(393)
城里的夏天	(408)
倒霉的规律	(419)

第五部

白菜与国王



开 场 白

如果你去安楚里亚的话，那里的人肯定会向你讲述那个动荡的共和国的总统米拉弗罗斯是如何在一个叫做克拉里奥的小镇自杀的。他们说，他之所以潜逃至此，是因为害怕迫在眉睫的革命风暴；还有，他用美式旅行皮包携带的十万美元国库巨款，作为他的动荡政局的纪念，也伴随着他生命的终结，一去不复返了。

你只要肯花一个里亚^①，当地的小孩儿便会带你去参观他的坟墓。它位于镇后面横跨红树沼地的桥边，墓顶竖着一块简单的木牌，有人用烙铁烙上了下面的碑文：

安楚里亚共和国总统

克鲁伊斯·米拉弗罗斯的雷蒙·安吉尔

让上帝去评判他吧

① 里亚 (real)：旧时西班牙和拉美国家通用的银币和货币单位。

这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既往不咎是他们的一大特征。尽管令他们垂涎三尺的十万美元巨款不翼而飞，但心中的怨恨也就伴随着一句“让上帝去评判他吧”而不了了之了。

克拉里奥人会把他们的前任总统的悲剧故事告诉每一个感兴趣的陌生人或游客。说他怎样携带巨款及年轻的美国歌剧演员唐娜·伊莎贝尔·盖尔伯特企图逃出国，当被反对党成员抓获时，他竟舍命不舍财。他们还说，因为显赫的崇拜对象及巨款的失去，唐娜的幸运之舟不得不在宁静的海港暂时搁浅抛锚，等待另一次潮水的席卷。

克拉里奥的人说，她从居住在本镇的富兰克·古德温身上发现了迅速有力的涨潮迹象。古德温是靠经营当地土特产而发迹的投资家，被喻为香蕉皇帝、树胶王子、撒尔沙^①、蓝靛和桃心花木大王。你将会得知，在总统死后仅仅一个月时间里，盖尔伯特小姐便嫁给了古德温先生。这样，幸运之舟刚刚敛起笑容，她却赢得了命运之神更加丰厚的奖赏。

对于那个美国人唐·富兰克·古德温及他的妻子，土著居民满是称颂之词。富兰克在那里已居住多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海滨清苦的生活中，他的妻子算是鹤立鸡群了。就算是出身古西班牙望族的省长夫人，在古德温太太的餐桌上，用她佩带着戒指的橄榄色手指解开餐巾纸时，也为能到这里来就餐而倍感荣幸。即使你抱着美国人的偏见谈起古德温夫人的风流韵事，诸如她怎样在轻歌剧中以其狂放不羁倾倒了老练的总统，以及她在那位政治家的没落和渎职中所应

① 撒尔沙：美洲热带地区产的蒺藜属植物。



承担的责任，你所得到的答案只是拉丁民族耸耸肩膀的漠然。不管克拉里奥的人们对古德温夫人持什么偏见，他们看上去还是很尊敬她的。

故事似乎就这样结束了，而不是刚刚开始。悲剧的闭幕与传奇的高潮掩饰了趣味横生的情节。但是，对于比较好奇的读者来说，作者还是应该理清头绪，把复杂的情节向人家交待清楚的。

那块刻有米拉弗罗斯总统的木牌，每天都接受着一个人用皂荚和沙子的擦洗。一个混血印第安老人忠诚地照顾着这座坟墓。可是由于遗传的缘故，他难免有些行动迟缓。这位老者每天都来用弯刀割去丛生的杂草，用长满老茧的手捏去木板上的蚂蚁、蝎子和甲虫，然后从广场的喷泉那儿打来水浇灌坟丘上种植的草皮。其他坟墓没有任何一座像这一座这样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如此井然有序。

只有顺着故事的线索你才能弄清，为什么这个老印第安人加尔凡斯被私下花钱雇来照顾已故总统的坟墓，而这个出钱人与这位不幸的总统生前和死后都从未谋过面，以及为什么那个出钱人在黄昏时分出来散步时，每每从远处哀婉地注视这荒凉的土丘。

如果你想确切了解伊莎贝尔·盖尔伯特的飘零身世，就必须越过克拉里奥。她生在新奥尔良，在那里，法兰西和西班牙混血的天性赋予了她激情。她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在了解男人和揣摸男人动机方面却着实具有天赋。其她女人无法与之比拟的是，她无所畏惧，喜欢冒险，心中充满了享受生活的热望。她体内充盈着摆脱一切束缚的精神。她是被逐出天国、不知痛苦为何物的夏娃，她把生命像玫瑰花一样

佩带在胸前。

在众多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中，据说只有一位赢得了她的欢心。她把打开她坚决执拗的心灵的钥匙给了米拉弗罗斯总统——这位安楚里亚显赫却处于风雨飘摇境况中的统治者。那么，怎么解释她竟然（正如克拉里奥人可能告诉你的）会成为富兰克·古德温的妻子，心满意足地去过那平淡无味的生活呢？

故事的线索要伸展到远方，甚至飘洋过海。在线索的引导下，你将弄清为什么“矮个子”奥台，这位哥伦比亚侦探事务所的侦探辞去职务。并且作为一种轻松的消遣，作者还有义务带领诸位跟随嘲弄之神莫墨斯漫游美尔波曼尼^①——一度趾高气扬地穿越过的热带地方。现在就让笑声从茂密的丛林中、陡峭的山崖上回荡起来，曾几何时遭受海盗残害的人在这里发出哀嚎声；也暂且放下矛枪和弯刀，舞弄一番妙语与诙谐，从那锈迹斑斑、充满传奇的头盔底下引出一声难得的微笑——置身在海岸那片柠檬树树影之下，而且弯弯曲曲的海岸宛若微笑的嘴唇，这时做做这些事着实让人愉快。

因为这里还有关于西班牙海^②的传说呢！汹涌澎湃的加勒比海冲刷着这片陆地，临海的一面形成一片可怖的热带丛林，丛林之上是傲然雄视大海的科地勒拉山，这片土地上依然充满了神秘、神奇的故事。

曾几何时，海盗和革命者在悬崖峭壁中激起回音；而秃鹰不断地盘旋在高空，挂着火绳枪和托利多刀的海盗和革命者在绿色丛林里成了它们的美餐。这片具有历史意义的绵延

^① 美尔波曼尼：悲剧之神。

^② 西班牙海：指南美的北海一带，有时指加勒比海。

三百里的充满惊险的海岸，一次又一次被海盗、敌对势力以及揭竿而起的反抗者们占领，几百年来也未找到合适的主人。皮萨罗、巴尔波亚；弗兰西斯·德莱克爵士和波利瓦都竭力想把它纳入基督教国家的怀抱。约翰·摩根爵士、拉裴特以及其他欺软怕硬的大人物们也以亚巴顿^①的名义猛攻这个地方。

掠夺的把戏仍未中断。海盗的枪炮声固然已经沉寂下来，而被放大照片的匪徒、铁板照相师、摄影旅行家以及假仁假义的传教士的探子们都纷纷粉墨登场。德国、法国、西西里的小商小贩们也开始捞油水，把当地的小额货币装进自己的腰包。绅士冒险家们云集在统治者的会议室里，呈上修铁路和租让特许权的建议。那些可笑的小国家，玩着政治和阴谋的把戏，直到某一天一艘巨型军舰不声不响地驶进港口，警告他们别破坏了他们的玩具。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还有一些小冒险家。他们虽口袋空空，却踌躇满志、头脑精明——他们是现代神话中的王子，带着闹钟来唤醒沉睡不醒、几世几劫的热带国家。他们的闹钟比多情的一吻更有感召力。通常他们佩带着的酢浆草^②比茂盛的棕榈树更胜一筹。他们驱走了美尔波曼尼，请来喜剧之神在南方十字星座的脚灯前翩跹起舞。

于是，这儿就有了可以展现许多情节的小故事了。它也许最适合海象那只什么都听的耳朵，因为它确实涉及到鞋子、船舶、火漆、白菜棕榈^③以及代替国王的总统。

① 亚巴顿：新约启示录九章十一节中无底坑的魔王。

② 酢浆草：爱尔兰的国花。

③ 白菜棕榈：南美洲及西印度群岛等地的一种棕榈，叶苞可当白菜吃，又叫白菜树。

此外还有一场关于恋爱和将计就计的小故事。在这错综复杂的迷宫里，到处都有热带金钱的小径——这些钱与其说是被火热的太阳晒热的，倒不如说是被钻营家们的手掌攥热的——说来说去，它仿佛是生活本身，里面的话多得足以使最嚼舌的海象心烦意乱。



“早晨的狐狸”

克拉里奥斜倚在正午的炎热中，宛如一个禁宫里百无聊赖的美人儿。这个小镇位于海边的一个冲击沙洲上，如同一颗镶在翡翠手镯上的小珍珠。连绵不断、直达海滨的科地勒拉山脉高耸其后，摇摇欲坠，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塌下来。尽展眼前的大海好似牢头狱卒，尽管面露微笑，却比冷峻的高山更加难以通融。海浪汹涌地拍打着原本平静的沙滩。鸚鵡在橘树和木棉树叶间尖声鸣叫着；棕榈愁愁地舞弄着微懒的叶子，就像合唱队紧紧张张地准备随名角儿上场演出一般。

突然间，整个小镇便弥漫了兴奋：一个当地的小孩顺着长满青草的街道边跑边喊：“快找古德温先生，他的一封电报。”

消息很快传开了，电报是很少光顾克拉里奥的居民的。十来个好事者争先恐后地喊着古德温。这些都想帮忙使电报早些送到古德温手中的人们挤满了与海滩平行的大街；从最浅的橄榄色到最深的褐色的具有着不同肤色的女人们聚集在



街角，带着近似哭音的嗓子唱着：“古德温先生有封电报！”一直忠于执政党、而怀疑古德温倾向于在野党的司令官唐·安卡那西昂·里奥斯上校先生嘘了一声说：“啊哈！”随后便在他的记事簿上写下了这可疑的事实：古德温先生在这特别时期收到了一封电报。

在一片喧嚣声中，有一个人从一间小木头房子里走到门口向外注视着。门上有一块写着“凯奥和克兰西”的招牌——这个称谓仿佛与热带地方有点儿不协调。门口的那个人便是比利·凯奥，一个追求财富与进步的冒险家，又是现代西班牙海岸的好汉。那期间，凯奥和克兰西用来袭击那些无助海岸的武器，是铁板照相和胶片照相。铺子外面挂着两个大镜框，里面贴满了他们艺术和技巧方面的样本杰作。

凯奥斜倚在门口，他那张轮廓清晰，不乏幽默的脸庞上带着一种兴致。兴趣所在便是街上突然的嘈杂。当他得知骚动的原因时，用手拢着嘴喊道：“嗨，富兰克！”这一声洪亮的叫喊压倒了所有土著居民微弱的吵嚷。

五十码以外，在街道靠海的一旁，是美国领事的住宅。古德温听到喊声，急忙从这座房子里走出。之前，他正和领事维拉德·盖迪一起，在领事馆的后廊里吸烟，而那个后廊是全克拉里奥公认的最凉爽的地方。

“快一点儿，”凯奥喊道，“因为你的一封电报，弄得满城风雨。这种事儿你是希望谨慎点儿的，老兄。如果以这种态度来怠慢公众的反应是不行的。下次你也许收到一封带有紫罗兰香味的情书，那这个国家岂不卷入革命的痛楚？”

古德温不紧不慢地走到街上，遇到拿着电报的小孩儿。大眼睛女人们带着羞涩和倾慕看着他，被他的风度所吸引。

他身材高大、头发金黄、身着气派的白麻布衣服和鹿皮鞋，且举止文雅、眼神慈祥，流露出一种刚柔并济的气质。电报送到以后，小孩儿拿到赏钱便被打发走了。如释重负的人们又回到了以前被好奇心引出来的树荫中——女人们有的回到橘树下泥灶上烤东西；有的又开始梳理永远也梳理不完的直直的长发；男人们则回到小酒店里去抽烟闲聊。

古德温坐在凯奥的门坎上开始读那封电报。电报是鲍勃·安格哈特拍来的。他也是美国人，居住在安楚里亚的首都，离海滨八十里远的圣·麦特。安格哈特是开金矿的，又是热心的革命家和“好人”。他是个睿智且充满想象力的人，他拍的电报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任务是给他在克拉里奥的朋友发一封密电。这封电报用一般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都不行，因为安楚里亚一带人们的政治眼光都相当敏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警惕性都很高。但是安格哈特是一位外交家，只有一种暗示密码他可以使用且做到滴水不漏——那就是那种精彩、有效的俚语密码。于是，那封没有任何解释的电报，滑过好奇官员们的手指，最终来到古德温的眼皮底下：

尊贵的阁下昨日带着所有的赌注和那个迷人的俏佳人儿沿着长毛大野兔路线仓惶逃跑了。贼赃达六位数。我们的人虽秩序井然，但需要资金。你去捉拿。这家伙和绸缎是往海里去的。你知道该怎么办。

鲍勃

这封冗长却又不失精彩的电报是难不倒古德温的。在侵入安楚里亚的美国投机先头兵里，他算是个佼佼者。如果他

不能做到深谋远虑、再三推算的话，他断不能爬上这么令人垂涎的峰顶。他玩政治阴谋就如同做生意；他的干练足以影响举足轻重的阴谋家；而且他的富有足以讨得小官小吏的青睐；当地总是活动着一个革命党，他总是想方设法与之结盟，因为新政权的追随者会得到应有的奖赏，现在的自由党正蓄意推翻米拉弗罗斯总统。如果万事大吉，古德温就会租得内地三万曼沙那^① 上好的咖啡种植地。米拉弗罗斯政治生涯中某些事件已引起了古德温的警觉，那就是政府将面临解体，是由于革命以外的其它原因。现在安格哈特的电报则证实了古德温的先见之明。

关于这封电报，安楚里亚的语言学家尽管借助于他们的西班牙文和初级英文，仍是个不解之谜，而对古德温来说却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它通知古德温，共和国总统携带公款已逃离了首都。而且，陪他一起逃走的还有那迷人的女冒险家、歌剧演员伊莎贝尔·盖尔伯特。上个月总统在圣·麦特款待了她的歌剧团。其规模之大，即使款待皇亲贵族也不过如此。至于“长毛大野兔路线”，一定是指从首都到克拉里奥间通用的交通工具——骡子。“贼赃达六位数”清楚地说明了国库的悲惨状况。即将当权的政党——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政权。——“需要资金”亦为常理。除非新政府履行诺言，给夺得政权的功臣们以实惠，否则其局面就很危险了。所以，抓住这位“尊贵的阁下”，从面夺取军事和政治资本，是非常必要的。

古德温把这封电报交给凯奥。

① 曼沙那：中南美洲的面积单位。

“读读看，比利，”他说，“是安格哈特拍来的。你能破译这密码吗？”

凯奥坐在门口的另一端，开始仔细读这封电报。

“这不是什么密码，”他最后回答说，“这是他们叫做文学的东西，这是人们口头上使用的语言系统。它们始终没有被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应用，是杂志发明了它。但我以前从不知道诺文·格林总统曾签字批准。现在它不再是文学作品而只是一种语言罢了。曾经请教过多部字典，但是除了标明是方言之外它们并未给出其它任何含义。我敢肯定，既然西联电报局承认了它，一个说这种语言的民族不久定会诞生。”

“你谈的全是语文学，比利，”古德温说，“你弄清这封电报的确切含义了吗？”

“当然，”富有的哲学家回答，“任何语言对于精通它的人来说都是容易的。有一次甚至有人拿着后膛枪，说着标准的中国话走开时，我部弄懂了。我手里的这篇文艺小品文意味着名为‘早晨的狐狸’的一场游戏。富兰克，你小时候玩过吗？”

“我想是玩过的，”古德温笑着说道，“你们拉起手围成一个圆圈，然后——”

“不是的，”凯奥打断他的话，“你把一个很好的游戏跟‘大家围住玫瑰丛’弄混了。‘早晨的狐狸’这个游戏的关键是不允许拉手的。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游戏的玩法：这位总统和他的伙伴站在圣·麦特，准备好了跑之后，喊道：‘早晨的狐狸啊！’你和我站在这儿说：‘雌鹅和雄鹅呀！’他们说：‘伦敦离这儿有多远呢？’我们说：‘只有几里地，如果你们的腿足够长的话。怎么样？你们的腿有多长？’他们回答：